智謀名臣論

李生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正直久矣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徵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效其聲名以貴於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忠諫顯於楚李牧以死戰顯於趙荊卿以七首入秦顯於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勳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百

輩亦何損於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
可知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惇厚淸謹士之自
好者亦能爲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
之用則不足是亦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於斯爲下循
良之吏悃愊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於
民其實一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

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
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
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
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
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
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
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巳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敎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

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
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
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
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
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
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欲東兵蘓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

（皆李子說起）

○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

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甞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鷄走狗六博闒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

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實語妙語）蘇秦喟然歎曰此一

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豈似今之

守財虜乎

終是大樸

切骨之談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爲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當極可賞也

蘓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蘓秦蘓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蘓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蘓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蘓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蘓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

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
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
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
切骨之談
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
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
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
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肎爲武王
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

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

不得不然

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
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
所為於是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
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
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
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
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
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
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

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

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
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
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彊
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
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
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
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
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

齊所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

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刦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
此便是勝儀也
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

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眞）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知報德終是君子）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蘓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旣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

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
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魏四歲而魏襄
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
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
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

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
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
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
欺人太甚
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
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
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
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生
妙妙
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

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蘇秦未死
死○儀○不○有○謀○趙○明○矣○
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
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
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
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
此後方明說六國叛從
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

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北之
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
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説張儀及卽位羣臣
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郄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
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
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
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
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

秉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
傾危之士哉

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
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
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
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
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

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
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
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
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
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
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
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
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

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擧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

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王立、以甘

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

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卽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

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令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肎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肎、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

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肎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肎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

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蒙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七智謀名臣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

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

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

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
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
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
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
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
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

跡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卒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

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
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
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
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
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
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
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
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
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

蝨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
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
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
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
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
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
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
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
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昭王
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乃拜范雎為相封之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
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

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
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
辱我於厠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
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
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
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
任鄭安平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危者。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

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
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
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
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
不得不名
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
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
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

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心腹示情愫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故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

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

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

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
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
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
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
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
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

郢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
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
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
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
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
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
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
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覩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
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封於
薛、威王卒、宣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
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
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
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一年而宣王卒、湣王立、初田嬰
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
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

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是爲孟嘗。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鷄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參禪（是罰是賞）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期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於薛、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

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
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
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
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
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
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
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
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
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

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卽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

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

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

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

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

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　呂不韋呂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愛

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
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
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
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
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
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
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
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

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徃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
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
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
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
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
間説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
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
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
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
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
園、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
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

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爲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何謂母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肎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

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

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
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
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
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廝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
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
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
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大笑曰使

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厮郎姓養卒郎名其姓名郎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木同腐者乎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